

翁 同 龢

中国近代名家名作宝库

主 编 寒 天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新华书店总经销
北京兆成印刷厂印刷

850 × 1168 毫米 32 开本 431 .25 印张 968 .76 万字
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:1 - 1000 册

ISBN 7 - 204 - 05471 - 7

定价:1352 .00 元

作者简介

翁同龢 (1830—1904) 字声甫,号叔平,又号瓶庐,晚号松禅,江苏常熟人。咸丰六年(1865)状元,授修撰。同治、光绪两朝,皆值弘德殿为帝师,官至协办大学士,刑部、工部、户部尚书。光绪八年后,两任军机大臣。戊戌时,因赞同康有为等实行新法,受守旧派所忌去职。戊戌政变后,又受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处分。宣统元年(1909),诏追复原官,谥文恭。诗清隽,所作以有关书画金石之作为最工,时于其中发抒悲情。文近桐城派,诗近西江派,书画自成一派。有《瓶庐诗稿》、《瓶庐丛稿》等。

诗 篇

卷
六

题王荅洲文藏宋拓麻姑仙坛记

颜公真书变小篆，穷极开合含刚柔。仙坛大字传本少，而此细楷尤难求。子固作诗叹小缺，后先著录陆与欧。春雷轰残吏囊去，纵有妙迹谁能收。西台嗜书得颜髓，获此片楮珍琳薮。较量铢黍妙分布，刻画丝发烦雕镂。纤纤旁舒蚊脚骑，落落外裹蚕尾钩。横空真气不易到，不独波磔中锋遒。南城图经今寂寞，遗坛半圯杉松稠。元宗好奇感神迹，天宝五载开灵湫。是时东京盛罗绮，云窗雾阁通绸缪。骊龙已睡猿鹤叹，文字虽好江山愁。麻源水深不可涉，丹霞洞壑阻且修。公书此碑亦何意，会知日月如奔流。蓬莱方丈弹指变，惟有忠孝垂千秋。小斋夜寒烛花灺，摩挲翠琬春云浮。容翁已矣蹙叟去。墨缘聚散波中沤。欲题此诗三叹息，公乎千载真悠悠。

临吴渔山画

齐女峰头劫火红，殿门零落讲堂空。渔山三绝诗书画，犹

使人间说默公。

二百年来有后生，庙堂拜疏乞归耕。尖风凉雨秋如此，谁识挑灯作画情。

题临倪文正公画

要典焚残士路清，一篇党论太分明。相公煞费推挤力，破帽骑驴了此生。

逐客偏蒙诏语温，论兵筹饷已无门。萧寥数笔云林画，中有忧时血泪痕。

出朝阳门次通州宿燕郊

出郭便轻快，轻车熟往还。微黄秋半叶，淡墨雨中山。千锺深泥里，双桥落涨闲。我行得高卧，毋乃太安闲。

苇壁添新薄，茅檐缀晚瓜。寻常小村落，珍重古田家。谷贱非农病，钱荒有众哗。从来富强术，毕竟是桑麻。

老矣真无用，归欤敢遂初。家风为政拙，举业读书疏。文质从三变，荣枯集一虚。君看揭揭者，岂是古之车？

多病偏憎热，今朝又怯凉。秋阴含雨重，野树划沙长。马矢煨茶苦，骡纲载果香。一餐吾愧汝，底事宿春粮。

游西山见宝竹坡题名因书其后

袞袞中朝彦，何人第一流？苍茫万言疏，悱恻五湖舟。直
谏吾终敬，长贫尔岂愁？何时枫叶下，同醉万山秋？

咏菜糊涂

卷

再拜惊呼麦一盂，老来才识菜糊涂。海州学舍斋厨味，柔
滑香甜似此无。

六

一饭艰难世岂知，当年豆腐杂麸皮。孤儿有泪无从咽，不
见耶娘吃粥时。

隔巷孙兄德有邻，炊藜饷我倍情亲。夜长月落尖风紧，多
少穷櫚忍饿人。

题二姊种菊补篱图

上堂别阿姊，阿姊泪如雨。问弟尔何为，行役苦不已？久
留固无名，简书况有程。姊看随阳雁，汲汲南北征。商声满天
地，如羹亦如沸。阿弟襟袂间，斑斑家国泪。我泪岂妄挥，人

生重乖违。敬告世上人,弟兄莫分飞。示朴吾姊夫,古之狂猖徒。开编见题字,令我长嗟吁。种菊复种菊,今年高过屋。更待三五年,金英绚秋谷。

三题章候画博古牌刻本次前韵

文学何须笑大夫,上林古有牧羊奴。要知商战今宜讲,能得斯才亦本图。

愧我 作计臣,曾无膏泽及民身。楚茶折阅吴绵贱,愁煞东南数郡人。

谢崇受之赠苏斋写明人诗

谁写明贤塞下词?九边月落雁飞时。论诗不及嘉隆后,风格矜严世未知。

淋雨兼旬万户穷,杜陵无屋破秋风。曝书未了苔生簏,忍褻君家贯月虹。

迭前韵题陈章候博古牌刻本

被发行吟楚大夫，不堪羸病恕狂奴。篋中图画都捐尽，卖到长江万里图。

持筹无术愧庸臣，只恤民艰不恤身。赤手能增无量数，桑羊孔仅尔何人？

仿石田送行图画一扇付筱珊侄

别君千万里，郑重此一揖，不画浔阳江，琵琶太呜咽。

次韵刘石香寄怀

一泓一发一如来，处处圆明性地开。难得甘黄拏下泽，莫因寒拾钝天台。尖风冷月无边相，瘦竹孤花未易才。山鸟不知吟啸事，看人开卷辄疑猜。

白玉本十三行为杨献叔题

杂睐群仙事有无，神光离合太模糊。陈思亦喜幽并客，未肯低头受玉符。

湖上平章亦可怜，建储送款巧周旋。至今一片西泠石，赚尽书生十万钱。

碧玉清刚白玉肥，较量波拂到纤微。近人别具谈碑口，顿觉承平老辈稀。

辛丑中秋月出复翳夜坐悄然见荆门画漫题

木叶萧萧柳已黄，回汀曲渚路茫茫。不知懒瓚何情绪？只说江南未下霜。

一轮才吐晕微黄，又见浮云白渺茫。我不胜寒何足道，琼楼玉宇有风霜。

病榻不寐

中虚暴下气先颓，幽阙昆仑安在哉？骨肉至情垂老尽，江

山奇想破空来。寒温迭嬗天无意，生死能回世有才。独拨残缸坐长啸，隔墙僮仆漫惊猜。

题旧藏盛伯羲祭酒赠文和州卷用卷中韵

潇潇落木下亭皋，意与孤云独鹤高。只感眼前多挂碍，乱山无次涌波涛。

山斋雨坐漫焚香，几净窗明竹树凉。午睡起来无一事，自磨残墨写潇湘。

简张季直

平生张季子，忠孝本诗书。每饭常忧国，无言亦起予。雄才能敛抑，至计岂迂疏？一水分南北，怜君独荷锄。

次韵题章候博古牌刻本

一剑雄驱十万夫，莫将三岛玩倭奴。绝秦诅楚吾何与，忍弃龙兴旧版图。

自笑江潭有饿夫，不应乞米到胡奴。牛阑西畔三间屋，谁

画先生卧雪图？

疾亟口占

六十年中事，伤心到盖棺。不将两行泪，轻向汝曹弹。

日 记

翁同龢日记

卷
六

同治五年丙寅正月初六日 ……晚访李兰生,知上于明日至书斋。并闻上除夕误食金钱一枚,三日始下。宫中旧例,煮饽饽,中置金如意等,以取吉利;北方风俗皆然,然亦殊鄙俗!《周礼》于饮食服御,纤屑毕详。大哉圣人之规划也。是日地润。午后无风,而黄沙漠漠。

二月初八日 晴暖。卯正上至,读不甚勤。数进诤言,并讲遣使赈閭一段;余以为工课太多,恐于圣体非宜,商之兰生,兰生以为然也。

初九日 晴。大风。卯正上至,膳后背书多舛。余进矫轻警惰之说,因切论改过为作圣之基,上听而色喜。讲延英忘倦一段,因推言之。未初三刻退。

初十日 晴。晨寒,午后暖热,时刻如昨,未初三刻退。余仍讲延英一段注解。上读书,膳前不佳,膳后好。退偕李、徐两公看煤炸胡同屋,极陋,不足观也。

十一日 晴。晓寒如昨。时刻略如昨,退几未正矣。上读勤甚,略有戏笑,固争乃已。讲淮蔡成功。是日召见黄倬、荫轩,未进讲。闻伊犁警报狎至,孤城粮绝矣。英夷又屡有要

挟。

十二日 晴暖。卯正入，未正一刻退。上读，瑕疵互见，余所称说，皆听纳焉。讲淮蔡一段注解，因请上以手指书，则读始顺口，勉强一试，甚有效，颇喜。皇太后谕李鸿藻曰：闻翁同龢讲帝鉴，甚明畅。上颇乐闻。醇邸来。

十五日 卯正入，五刻毕，而满字仍读，至辰正二刻始用膳。是日上读书尚勤，惟多嬉笑。昨日默书时误一字，余不禁失笑，然因是遇余亦侮慢矣。此中消息不可不慎。讲屏书《政要》一节，未能听也。未初三刻退。连日倦甚，未暇读书，奈何奈何！

十八日 阴风，微寒，日色淡淡。上读如昨，而少嬉戏。午正三刻零即退，以摺交张苏拉，明早呈进。闻吉林获胜解围。晚李若农来，相与谈夷务，悲怀慷慨，莫能伸也。

廿五日 微阴。卯初入，遇都直夫于乾清门，匆匆数语。卯正上至。是日多戏言，龢与诸公切谏，读尚勤。未初二刻退。

廿六日 晴暖。上读书，膳后胜予膳前，讲磁七宝器一段，颇静，数日来所未有！午正二刻退。

廿九日 霁。卯正上至。膳前功课不如昨日远甚，五刻始毕。满书尚好。膳后读熟书好，讲书时则嬉戏不能免矣，交未初始退。是日上挟棉鹞，仍用白袖头。昨夜亥初，吏部文选司失火，闻烧去屋七间。

三月朔 晴，暖。卯正，上至，多言语。辰正还宫。以召见全发，巳初二刻后至，未初退。膳后熟书极好，讲书亦静，惟生书略艰涩耳。……出过厂肆，与松竹掌柜张仰山谈隶法。见明人金画《普门经》甚清，陈老莲《二贤图》，为周栎园画，亦

妙。得玉印一，文曰“殷子房”。

初三日 晴。仍暖。卯正上至，午正十分退。膳前颇有戏言戏动，膳后读甚黽勉，讲书亦安静。生书带五遍，读五遍，稍变其式，亦尚好。

余与诸公议：上日来言动不合于礼，不可不切诤，乃以敬肆之分，为读书多少之节，冀少有所补耳。归读御选《唐诗摘录》五言三十余首。

十七日 晴。晨起微凉。卯正入，午正二刻退。膳后亦有戏言，俄顷即止。讲书尚静。曰：“宋仁宗不喜珠饰，何异于太宗之戒，主衣翠耶？”诸臣皆赞曰：“善”。

十九日 阴。不雨，无风，雨霾。卯正入，未初零退。上读不勤，有惰容，兼有不平语。膳后熟书好，讲书殊惰。

光绪庚辰正月初六日 晴，暖。上到书斋，臣等跪贺新年大喜。是日读书，一来即不启齿；进《诗经》，又不能出声。细审，殆成积习。

二月初七日 晴，尤暖。夜，风起，仍诣合门起居，方如昨，有“舌木渐减”云云，又云“气力劳乏”。读仍不佳，勉强对付，不动声色。

癸未正月十五日 阴。卯正二即散。雪。阴寒太久，或伤麦根也。法越事，合肥相国力主在宝胜通商，而视刘永福为眼中之钉，此可虑者也。新疆北路盗劫频频，金顺一军皆暮气，而糜帑数百万。廷议亦未尝注意，此尤可虑者也。……

二十日 晴。五更月晕，有珥如圭。之二邸。晓仍寒，午暖。到书房读好。巳正先退，到直庐吃面二碗。午初开印。出访覃叔，一派痴话，可怕也。到厂肆，携钱南园字幅，旧拓汝帖归。于论古斋，见方方壶《雨山》、刘松年青绿山水，巨然墨

笔,烟客仿梅花道人,又一幅仿某君,有再题数行皆佳。于博古斋见张文和、陈午亭诸人倡和诗册二本。……

廿八日 早阴午晴。卯正二刻,上到书房读甚奋。未初一刻退。访张子青前辈。……在子青处,得见所藏高房山为鲜于伯几画《云山卷》,王蒙为马文璧画卷。钱舜举画瓜,宋高宗竹雀,皆无上妙品。石谷画卷。又画册十幅,亦世不多觐也。饱看而归,犹有余味焉。

四月初二日 晴暖。晚风。……法越事,自准红江各国通商后,杳无消息;且粤滇之兵亦未能锐进,合肥相亦无回电也。朝鲜不能自主,与越南同,近日受日本之欺,以马头让给,且准陆线上岸,于彼实为非计。

五月初三日 晴热。……一月来,电报络绎,法兵破南定,入河内,伤南将屡矣,其实兵不过一千耳。今闻刘永福败法兵于河内,歼其良将某。法议院有不直政府之意,若政府易人,此事可罢云云。法人狡谲,想亦是扬声懈我。

初四日 晴。热甚。……今日李相电报,则言新使脱利古到沪,勉强来见,面有愠色,盖疑刘永福之胜,我师助之。又言:西电称法败后,议筹巨款,不限其数,至吞越为止,断无更改云云。果尔,则与昨曾报大乖违矣!

十七日 热,午后大风,凉。李傅相六百里,而张副宪、刘御史皆有封事。李痛陈边衅不可开,张刘则谓属国不可弃,论切挚,张远胜刘也。入对讫,已初。递事讫年初矣。……

六月廿三日 ……张霭卿来辞行,谈越事,深诋□□□偏执畏蒞。其尊人颇欲有为,而苦粤东之空虚,甚为难也。此君甚正派,将来可用。夜,未雨。

七月初七日 晴。热甚。发下封奏四件。入见,足三刻

始退。三明、一寄,亦论法越事,昨日粤东何秀琳所探六月初十刘军获胜。又云:法在香港购洋枪千三百,皆日本所不用旧枪,却未及刘败事,疑盛道所传是虚。今日所见新嘉坡所报,则两次法船载兵约一千余,大船三四到坡,泊而去,又似非妄,一二陈之。其它则论邓给谏语,意在倾之,不敢附和也。……

初八日 晴。热极,汗如浆。……曾电仍申前说,徐信则未及南定败事,但称五月下旬小胜而已。日本所闻又多讹传,言人人殊,可疑也。

十三日 晴。热极,数十年所无也。金满投诚,赦其一死,留台效力,海疆庶稍靖乎。……

廿八日 晴。李相寄电报,法攻顺化都城,尽占其炮台,越兵死七百,伤者无数,越人震恐,请停战。……

廿九日 晴。早晨可棉衣,气候较前差一月也。太后连日咳嗽,须药物,问有天生野术否。越事,上提数语而已。……

八月初二日 浓阴,凉甚。疑外间有雨。……徐小云从易州归,云:“廿四之雨,比六月廿六更暴,山水陡发,冲坏土房不少。自涿州至琉璃河乘船。”连日无电,而日本传来电信,与廿八日所闻同。恐非讹传矣,忧心如捣!

初三日 五更大雾如雨,午渐开,仍有云气。是日张佩纶封事,论越南大挫,恐无识者,遂欲罢兵让地,备不可弛,和不可亟。枢寮中无退蕙意,因寄知云粤:坚守北宁,饬粤督添水师,筹大款也。……

初六日 入时沉阴,寅正雨作连绵,至申正或大或小,何啻一尺。噫,奈何!北洋接沪信,知越王被法兵胁,俯首听命,十条新约有成说矣。曾电意同。恭邸上食未来。余谓此宜坚

持划江而守之说，仍明告法国，此约断不从、兵断不撤两语而已。高阳以为然。……

初九日 五更雨。天明后旋雨旋止。竟日沉阴，寒甚……未初三退，由西长安门，出访醇邸长谈，为越事也。邸意谓法谋益狡，而我无应策，余意亦然。今日得李寄沪电，详言：《新约》十三条，将次签押矣。直将越之事，权利擒一口吞尽，而谓区区云粤兵，足以坐慑强邻乎？此大可虑者也。

十四日 早晨渐雨。旋晴。沪电寄北洋，谓广东沙面地方被华人毁坏洋房十三处，幸未毙人命。英国派兵船到省城矣。法亦惴惴。边事方殷，又生枝节，如何。年初到书房，未初二散，连日皆戏也。到署诸公毕集，头疼火旺。

十六日 晨犹阴，辰巳间晴暖。写递电报八份，大抵言沙面事及越事耳。法使脱里古、英使巴夏礼于前三日来天津也。粤报法船大队将到，请中枢定进止。……

十七日 晴朗。醇邸到直房议事，先有信致恭邸，意在大张声势，又先与脱言明，彼若开衅，偿款即由彼认云云。其言甚壮，然无赞成者，并从而疵议之，略坐而去。

廿一日 风不止。悲哉秋也，凉不可支矣。得曾电二，皆言讲事。英国愿居中，李函言脱已到，所语如前。黄秀玲报，报则顺化事历历言之。降竟确矣。中枢一无布置，奈何！……

廿三日 晴。西南风。上诣寿皇殿行礼，递覆曾电。李相函言：“脱语要挟，必欲剿除黑旗。”李意亦谓恐以一刻，全局受累，并斥边吏只论目前胜负，不思后日利害，似见之浅云云。语殊悻悻。……

廿四日 晴，大风，凉甚。是日周德润、何崇光各有封事，